

天鹅落在孔雀河

胡蛙蛙

气温降得很快，寒意扑面浸骨。孔雀河水冷了，天鹅却比往年更多。

孔雀河上薄冰银白，冰如列帛，大块浮冰，小块浮冰，随着流水漂浮、移动，如莲叶浮动。天鹅曲颈悠长，轻轻地晃在水面上，静静的，很美，倘或扑楞一下翅膀，划起清波，流风回雪，顷刻间孔雀河里逶迤着一朵朵游动的白莲。

有一两只天鹅，张开翅膀忽闪几下，瞬间盛开，灿若莲花。白莲朵朵，它们是冬日孔雀河上的天鹅。白莲飘飘荡荡，白莲悠悠闲闲，白莲忽而盛放，白莲起起落落。清晨或傍晚，孔雀河上空响彻天鹅奏鸣曲，一声声啼叫，长短不一，落在水面激起层层水波，忽而又仰颈向天大声吐纳。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啊，美得单调、纯粹。

河道水深的地方聚集几百只天鹅、绿头鸭、鸳鸯、沙鸥，群鸟逐水而欢。忽然几只天鹅展翅飞上天空，三只一行，五只一队，七只一列，那么近，就在眼前，那么远，倏忽间就掠过头顶，飞向河的另一端。

河水从裂开的冰面流过，清流潺湲，像冬日慢下来的日脚，靠近建设桥头的那端，水浅的地方白冰覆满河床，静默如白色银练，薄冰下静水深流，不动声色里有冬的静穆，冬的沉着。宋风《轻风物语》有诗曰：静水深流，沧笙踏歌。古人真是有趣，朝暮相思也美得如梦似歌。

天鹅高昂的颈，带着优美的弧度在水中徐徐而行，有的垂下长颈在羽翼间轻啄，嬉戏，鸣叫，争食，雀跃，羽翅洁白宛如凌波仙子。偶尔展翅划过清波，水面荡出一圈一圈涟漪，岸上一阵阵欢呼。有时凌空飞

过，伴随着低沉的鸣叫，行人还来不及拿出手机拍照，它们已翩然飞过。

有人专门带着饕餮喂天鹅。把饕餮成小块，扔向水面，天鹅鸣叫着逐食而去，急速滑过水面，波纹四溅如碎玉。俄而，天鹅又敛起翅膀，静静卧在水面一动不动，如处子，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水中，潋滟生姿。天鹅让河水变得生动，城市沾上了世外桃源的仙气。岸边的柳枝，河里的轻波，桥上往来的车辆，岸上穿梭的人流，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热气腾腾和城市的温度，生活原是这样鲜活，流动的诗意和水韵就在眼前，梨城人又哪里需要羡慕别人的远方呢。

岸边柳树、槐树、椿树都落光了叶，身形消瘦地立在那里。元宝枫，梧桐像清贫的寒士，树叶卷曲挂在枝头，寒冷中有萧瑟枯意。再远处，步道上松树繁茂。“凝霜殄异类，卓然见高枝。”到底是青松，冬寒里风姿绰约。

远处麻雀像焦枯的树叶挂在榆树上，冬天树叶变得稀落干枯，麻雀栖在树上，远远的，看不出哪是叶子，哪是麻雀，走近了，呼啦一声扬天而去，叶子孤零零地将落未落，随着风摆动。一阵风来，麻雀走远，一阵风过，麻雀依然在鸣叫，冬天的风是枯叶的颜色，不论吹向哪里都会有昏黄的错觉。

雪落在冰面上，如覆了层密密的绒毛，簇簇结晶，盈盈生姿。河床显得异常宽广，心也变得朗阔、遥远。雪落在树上，枯瘦的枝干顿时变得丰腴，玉干琼枝，披拂照耀，一扫萧枯寒瑟，法相庄严，有了慈悲的意思。这样的時候，适合会友，适合做一些有趣的事。擎舟前往，冰下取

水煮茶，茶香袅在鼻尖，日子也慢下来。捧一捧雪在掌心，嗅一嗅，那是寂静的冬的味道。储一瓮雪，埋在树下，待来年烹茶吟诗。亦可约三五好友支起炉火烤肉，大快朵颐，会须可饮三五杯，酒不在多，恰好微醺，或吟或唱，舌灿莲花。还有些时候，可以任性地裹着棉被在温暖的屋里吃冰激凌，窗外大雪纷飞，滋味殊不可言。雪天真好，恰有妙人着红裙款款而过，有孩童着红袄雀跃而来，远远的是一树树移动的红梅。

下雪了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就发呆，听雪落下来的声音，或乘兴踏雪访友，见或不见都不重要，兴之所至，兴尽而归，况味同雪夜访戴。友人二三围着炉火说温暖的话。有人对饮也好，一个人也无妨，可以烹茶读诗，给远方的人写信，慢慢地消磨时间。昏黄的灯下，淡淡的墨落在纸上，洒出一朵朵雪花，一行行诗句，是落在纸上的另一场雪。

踏冰卧雪，那是雪中孔雀河上的天鹅。水流缓缓，惻惻轻寒。野鸭星星点点游在水中，河水冰寒刺骨，这些水中禽鸟丝毫不惧，悠然自得。两只野鸭一前一后立在薄冰上，如乘一叶舟，顺水而下，安逸悠闲。颇似水墨画里老渔翁古气端然的姿态，闲适、飘逸，如闲云野鹤。鸳鸯戏水间，野鸭戏水中，天鹅追逐展翅，水面上白莲灿然绽放。

天鹅美，年年看天鹅，看不够；天天看天鹅，还是看不够。到底是孔雀河美，天鹅爱上孔雀河。一年两年，三年四年还来，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。

对了，孔雀河在库尔勒市，因盛产香梨被称为梨城。如今又成天鹅的故乡。



雪颂 徐群 摄

楝树的馈赠

王振羽

今冬，天冷，扬子江边的石城大雪纷飞，一天一夜，无休无止。如此大雪，令人想起少儿时代汝水边上的隆冬时节，还有村子古老寨墙上的楝树来。

少时读书，一早出门，从家里出门往西，沿着寨墙往北走，可一直走到汝水大堤下的校园。村子里的寨墙据说修筑于同治年间，只有东、北、西寨门，没有南门。东寨门唤做迎旭门，西寨门叫做金乌门，北寨门就叫面汝门。寨墙本是夯土而筑，年久风侵雨蚀，荒草离离，杂树丛生，多是刺槐、辣条，更有楝树在茁壮成长，春夏时节，这一绿色屏障，蜿蜒盘旋，如同巨龙。

到了秋冬时节，寨墙之上的楝树布满果实，颤颤悠悠，结队成群，就是不愿落下。我们对这些果子实在是毫无兴趣，它们怎能与红枣、柿子、核桃相提并论？枣、柿、核桃都是美味，且能充饥，楝树的果子能派什么用场？

隆冬腊月，我们兄弟三个用凉水洗脸洗手，终于出了问题，双手皲裂，脸上也是粗糙得紧，北风吹过，疼，真是疼啊。母亲说，去拾些楝子来吧。哥哥和我还有点疑惑，这些楝子，鸟都对它不理不睬，它能有啥用？虽然有些不太理解，哥哥和我还是挎着篮子，到了寨墙上来拣拾楝子。楝子有落在地上的，还有挂在树上的，散发出一种介于动物油脂与树脂之间的味道。

捡拾了一会，哥哥说，这样太慢了。他就脱下棉衣，摘下帽子，扔给我后，就噌噌爬上树，扳着楝树的枝杈，拼命地摇晃起来。楝子如雨点般纷纷坠落，圆滚滚的果子，如珠子一般，嘈嘈切切错杂弹，还蹦起来，很是好看。

弟兄两个把楝子弄回家，气喘吁吁的。冬夜漫长，晚饭后，哥哥和我在看闲书，妈妈用石臼，将我们捡来的楝子连果肉带果核舂碎，又在煤火上烧一大锅水。妈妈把开水舀进水盆里，又把破碎的楝子放进去，房间里立刻药香弥漫。妈妈说，你们来洗一洗吧。弟弟和我立刻听从妈妈安排，用楝子水洗手、洗脸。妈妈又交代：“先不要搓洗，泡着，尽量多泡一会。”就这样，换了几次水，洗过手脸之后又泡脚。还真是奇效，这些楝子水去污除垢，还兼有润肤的功效。洗过之后，手脚暖和，轻松异常，让人神清气爽。

后来镇上读书，查看一些资料，方才知楝子的果实有润肤作用，果核中的果仁，也可以当肥皂的原材料。

不识番茄苗

张健

吃了几十年的番茄，还真不知道番茄的叶子有着浓烈的气味——揉捏番茄茎叶，有一股紫苏一样的香气，十分醒脑。

说起来，算是个笑话。

今年，我的花盆里有一种小苗层出不穷地冒

出来，拔之不尽。长得大点的，拔出来后手上染了一股紫苏香。这是在野外挖回的土里带了紫苏的种子吗？可是，看叶子的形状也不像紫苏是阔卵形，而这种叶子是羽状复叶。

本来，它长我拔，不让它抢花的风头就行了。谁知，花是越长越缩，小苗倒是越长越多，越长越大。我起了好奇，拍了照，到网上去查，答案是番茄。怎么可能？我根本不相信。又把图片发给一位农学专业毕业的老同学，让他帮着辨认，同学给出结论：番茄的幼苗！

我拍案大呼：早知道是番茄，我就不拔了啊！说不定，这

会儿我都能吃上了。唉，这真是只吃过猪头肉，却没见过猪走路！

猛然想起，上一年曾把吃不完的小番茄埋到了花盆里——原来就是我自己种的。但谁知道番茄叶竟会作紫苏香呢。

不过，气味这种东西，可能和主观感觉关联太紧。我觉得是香，老舍先生觉得是臭，他在《西红柿》一文中写道：“（西红柿）这种东西，特别是在叶子上，有些不得人心的臭味——按北平的话说，这叫做‘青气味儿’。”当然，90年过去了，人们对许多东西的感觉都不一样了，包括气味。

